

诗意白露

□ 田孟龙

作为诗词的国度,中国每一个岁时节令的民俗习尚,都洋溢着浓浓的诗情画意。白露,更是浸润在诗词歌咏中的风俗长卷。

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,“白露秋分夜,一夜冷一夜”。唐代诗人杜甫在《月夜忆舍弟》一诗中道: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。”阳气在夏至达到顶点后,物极必反,阴气也渐渐兴起。岁时节气到了白露,天气开始转凉。唐人白居易《凉夜有怀》诗云:“清风吹枕席,白露湿衣裳。好是相亲夜,漏迟天气凉。”写出了白露节气的两个特点:凉爽的秋天已到来,夜间草木出现露水。昼夜温差加大,凌晨草木之上水珠凝结。二十四节气到秦汉方最终确立,但白露在先秦时期就已入诗,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……”古往今来绚丽的诗行,由此铺陈开来。

白露是一场追怀大禹的先贤祭。每年白露时节,奉祀大禹的风俗代代不绝。唐人贾岛有“已曾几遍随旌旆,去谒荒郊大禹祠”之咏,宋人黄庭坚《登临晴川阁怀古赞颂大禹治水》诗曰:“九州禹迹忘安乐,换却江山永泰宁。”生活在太湖边的渔民,在白露日,要赶往太湖西山岛上的禹王庙进香,举行禹王香会。清人金友理编纂的《太湖备考》记载,禹王香期为7天,内容包括敬献三牢(牛、羊、猪三牲)、奠帛、献三爵(献酒)、上香、献花、行三鞠躬礼、恭读祝文、敬献佾舞等。在祭拜时,渔民许愿把秋冬之际捕捞的第一尾肥鱼献给禹王。后羿射日、女媧补天、精卫填海、大禹治水……上古传说,其传承和昭示的是,中华民族面对强大的灾害、灾难之时,选择勇敢面对,豪情奋进。

白露是一杯温润明心的清雅茶。“春茶苦,夏茶涩,要好

喝,秋白露”,白露茶又称秋茶,是立秋至白露之间采摘的佳茗。唐人李肇《国史补·卷下》有“洪州有西山之白露”的记载,大唐宰相令狐楚有“萸房暗绽红珠朵,茗碗寒供白露芽”之咏,与诗圣杜甫齐名的晚唐诗人许浑的诗句“秋茶垂露细,寒菊带霜甘”,道出了秋茶经露水滋润的细嫩与菊花经秋霜洗礼的甘甜。陆游对秋茶情有独钟,其《幽事绝句》一诗云:“客生闻吠犬,草茂有鸣蛙。日昃方炊饭,秋深始采茶。”陆游写买卖秋茶的场景有“邻父筑场收早稼,溪姑负笼卖秋茶”“村女卖秋茶,簪花髻鬟匝”之句。土釜煎秋茶”“留客秋茶苦,醺人社酒浑”之咏。白露茶产于枫叶飘红时节,故又称“枫露茶”,其沁人心脾,清雅怡人,令人回味无穷。难怪《红楼梦》第八回中,贾宝玉因为一杯自己只喝了两三道、留着准备再饮的“枫露茶”,被丫环雪当剩茶送给李嬷嬷吃了,烦恼非常。有人曾赞白露茶:“一杯拂燥,两杯明心,三杯忘归”。

白露是一坛芬芳醇厚的岁时酒。诗意栖居的古人,春节饮屠苏酒,端午节饮雄黄酒,立夏饮青梅酒,重阳饮桂花酒,白露时节必饮白露酒。白露酒的酿制相当独特,先将白酒与糯米糟酒,按比例混合,然后入坛密封,埋入地下,待数年乃至几十年方开坛。白露酒中的极品为“程酒”,因取程江之水酿制而得名。北宋时期王存主编历史地理典籍《元丰九域志》云:“程水在今郴州兴宁县,其源自程乡来也,此水造酒,自名‘程酒’。”埋藏几十年的程酒清香扑鼻,甘甜温热,润燥通络,但后劲极强。清光绪元年(1875年)纂修的《兴宁县志》赞程酒,“色碧味醇,愈久愈香”“酿可千日,至家而醉”。明朝政治家高攀龙作《程酒诗》云:“微醺忆尧

夫,止酒见渊明。”白露饮酒这样的寻常事,让古人演绎出千般滋味万种情韵。

白露是一枚甘美安神的龙眼果。福州有个传统:白露必吃龙眼。民间认为,在白露这一天吃龙眼有大补奇效。我国栽培龙眼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,古往今来,无论是文人骚客还是医家名流,都对这甘甜适口的水果情有独钟。唐诗人元稹《代曲江老人百韵》曰:“翠毛开越巂,龙眼弊阆阆。”留下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名句的苏东坡,在品尝龙眼后,作《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枝》诗,认为“龙眼与荔枝,异出同父祖”。龙眼成熟于桂花飘香时节,因此龙眼又称“桂圆”。明朝文学家宋钰白道出了桂圆的妙处:“圆若骊珠,赤如金丸,肉似玻璃,核如黑漆,补精益髓,润渴扶肌,美颜色润肌肤。”清代名医王孟英称龙眼为“果中神品”,并在《随息居饮食谱》中记载,龙眼“补气血,益心脾,安神益智”。

白露是一排长空列阵的南飞雁。汉武帝刘彻《秋风辞》云:“秋风起兮白云飞,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”鸿雁是中国古文文化中的灵禽,被古人赋予了浪漫的意象:称两相别离为“雁影分飞”,称排列有序为“雁序”“雁阵”,称来往书信为“雁书”“雁帛”。白露时节,天高云淡,长空排雁,古往今来的文人骚客抒发出不同的诗情……唐代诗人李白仰望鸿雁布阵南征,激发登高把酒的豪情诗兴,写下“长风万里送秋雁,对此可以酣高楼”的诗句。“鸿雁”在《全宋词》中出现36次,李清照曾借

鸿雁寄托相思之情:“云中谁寄锦书来?雁字回时,月满西楼。”陆游有“哀哀断行雁,来自关塞北”的名句,诵之不免让人垂首。元代戏曲家王实甫的《长亭送别》云:“碧云天,黄花地,西风紧,北雁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醉?总是离人泪。”让人心底顿生萧瑟悲凉之感。

白露是一曲千年吟唱的爱情歌。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,道阻且长;溯游从之,宛在水中央……”白露是秋日里一帧浪漫的诗签,《诗经·国风·秦风·蒹葭》篇是《诗经》305篇中的经典,“蒹葭”“伊人”与“水”“露”一起,勾勒出了一幅霜染秋苇、烟水迷蒙的秋水伊人图。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品曰,“《诗·蒹葭》一篇,最得风人深致”,最情真意切。清人李渔在《窥词管见》中说,《蒹葭》是“情为主,景为客”。钱钟书于《管锥编》中评价,《蒹葭》是“寓慕悦之情,示向往之境”。在清秋的早晨,诗人形单影孤,独行在芦苇茂盛的河边,百转千回,对“伊人”用情很深,苦苦追寻。《蒹葭》创造了一个“苍凉凄美”的艺术境界,无怪乎清人王闾运认为,《蒹葭》是悲秋怀远的“千古伤心之祖”。

岁时白露里流淌的诗篇,折射出古人不同的情感:有对诗意风物的歌咏,也有对岁月流逝的感怀,有对美好生活的企盼,也有对人生无常的感叹,诗意、哲理、激情皆澎湃其间。时过境迁,依然能感受到白露风俗文化的独特魅力。穿越浩瀚时空,开启一程古老民族诗意风俗之旅。

河畔

□ 程振洋

走近秋天的河
河水已换了模样
文静舒雅落落大方
蜻蜓在两岸穿梭
轻轻点水的翅膀
翼动初秋五彩的阳光

浩荡的芦苇丰润着河床
苇叶青青芦花泛白
一对小鸟被我惊起
扑棱棱飞向远方
追随鸟儿的踪影
我看到
蓝天下的白云
像群山在移动
像炊烟在飘荡

其实
这都不是我想看到的
独立高高的大坝上
我想
第一眼看到雁字归来
倾听欢乐的歌唱
在歌声中
目送她
振翅到诗的远方

饺子

□ 朴玉文

用白色的冬天作皮
用曾经的春华秋实作馅
辅之以日,辅之以月
或者所谓的日子
或者所谓的岁月
就这样包裹起来
拿捏成带有曲线的褶皱
摆成白色的连绵的山峰
也叫白山
然后,取来黑龙江之水
也叫黑水
在冒烟雪中煮沸
盛起来,放在中国东北
这生生不息的情结
慢慢扩散开来
拴住了整个中国的味蕾
把他们拴在这片土地上
五千年

黑

土

地



洗碗、洗衣,世人无不知其意。何为“洗湖”?偌大之湖,真的“洗了”。

辽河入海,河道蜿蜒。夕阳之下观之,落日与彩霞交融,一半悬于西天,一半映于河面,其意境极美。我家门前,有一池湖水,每日可观日出,可赏日落。此湖原为辽河环形河道,1972年裁弯取直,辽河舍此而去,此水遂为湖泊。政府亦以此湖为中心,修建了公园,名“湖滨公园”。

我自2010年搬入临湖居所,日夜与湖相伴,倒应了杜甫诗中之境,“舍南舍北皆春水,但见群鸥日日来”。每日下楼,只需数步之遥,即可踏湖上木栈桥,至公园遛弯赏花,甚为快意。过往之间,偶有湖水腥浊之气冲入口鼻,偶见死鱼漂浮水面,让人心生不忍。其间原由,乃此湖40年未清淤之故。

2019年春,湖上忽然热闹起来。先是来了几艘渔

洗湖

□ 杨松

船,拉网捕鱼,大有不遗漏一鱼之势。一时间,湖面鱼儿腾跃,湖边站满围观人群,好不热闹。人群中有一好事之人,问道:“此湖向来不许垂钓,为何今日如此明目张胆在此捕鱼?”管理员答之:“捕鱼是湖滨公园静水湖净化清淤护岸维修工程的第一步,政府出资,将此湖彻底清淤,意在将此处实现提质升级,将来这里淤泥变沃土,荷花飘芬芳。水清连岸绿,鱼跃伴蛙鸣。今日将湖中鱼儿搬迁至别处,待此湖清淤工程结束之时,再搬迁回来。”听者无不拍手称快。

自此之后,此湖热闹非常。大小清淤船在湖面穿行,有一群操着江浙口音的

师傅站立船首。隔岸观之,但见其水性极好,于湖中设置的漂浮物上腾挪跳跃,如金庸武侠小说中之“水上漂”。湖面不再平静,清淤船突突行驶水面之上,又有无数管子、白色粘布等物下到湖中,再辅以小船助阵。

我心里暗自称奇,夜晚,时常凭窗而望。但见湖上“渔火”,在星空下闪烁,营造出了诗情画意。

每每于夕阳西下绕湖岸遛弯之时,常常见湖边缘处,泛出油污朵朵,周边有大块粘布。此油污是从湖底一层层清理出来,再经由特殊处理方法,将之推至岸边,以粘布吸纳,再提取上岸。偌大一湖,反复如此操作。岸边

观望之人,亦是饶有兴趣。后得知此静水湖净化工程,需围堰、排水、机械清除淤泥、淤泥回填、生态袋施工等多道工序……

湖水清淤工程持续数月,湖面上白色粘布、船只日渐少了起来。只有师傅们在湖边黑管子上跳跃查看。湖边的油花也日益减少,湖水日渐清澈。一日归家,发现湖面恢复平静。船只等物都不见了,只见一池湖水碧波荡漾。

几日后,又见一车车白色塑料种植筐拉至岸边,数十名穿着雨靴、围着方巾、带着遮阳帽的绿化师傅细细将之植种于水岸泥滩。问明原由,竟是在种植12万平方米的荷花。我心中窃喜,无限期待起来。

今夏,我踱步湖岸,但见天青色湖水中,数只小野鸭在莲叶间自在游弋,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,好一派湖光美色。